

白話貞觀政要
智者心境開闊，
有如大海，
吸納百川，

並將之回歸大地，
哺育有緣眾生。
不僅自身動能澎湃，
更具洗滌、
淨化污染的能力。

唐太宗

Match

魏徵



原著：吳兢 導讀：王鎮輝

e 智慧 3

唐太宗 Match 魏徵

出版者／晨曦出版社

原著／吳 兢

總編輯／王鎮輝

編輯／李家欣、張箴如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三段 196-2 號 8F

電話／(02)8647-3303

傳真／(02)8647-3306

印刷／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裝訂／華譽裝訂有限公司

總經銷／旭昇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52 號 2F

電話／(02)2245 1480

傳真／(02)2245-1479

※ 本書如有印刷或裝訂不良 請退回更換！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西元 2001 年 8 月 一版一刷

定價 NT\$280 元

1200316761

白話貞觀政要

智者心境開闊，
有如大海，
吸納百川，

唐太宗

並將之回歸大地
哺育有緣眾生。
不僅自身動能澎湃，
更具洗滌、
淨化污染的能力。



1200316761

魏徵



K242.105

83



導讀

唐太宗問魏徵說：「文武百官上疏時，總是文采飛揚，提出很好的意見，可是一旦召見他們面談，很多人卻語無倫次，到底是什麼原因？」魏徵回答說：「根據我的觀察，各單位官員上奏，常常思考好幾天，可是到了皇上面前，卻因心情緊張，要說的話，往往說不到三分之一。何況如果是建言規勸，反對皇上意見，冒犯皇上禁忌，除非皇上面色言詞特別溫和，否則，誰能暢所欲言！」

從此以後，唐太宗接見文武百官時，臉色及言詞，就溫和多了，他曾經說：「楊廣最猜疑嫉妒，主持朝會時，面對文武百官，往往不說一句話。我跟他恰恰相反，跟文武百官見面，親近如同家人。」

如此的場景及對話，對我們現代人來說，仍然相當熟悉，而且心有所感。例如，在老師和學生之間、長官與部屬之間、長輩和後輩之間等等對應關係有些「不自然」的時候，特別容易發生這種情形。這個時候，當事者如果能像唐太宗一般體貼入微，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應能產生良性的循環，而衍生出很多看不見的正面效益。



唐太宗所締造的「貞觀之治」，就是在這種包含卓越領導藝術和絕佳溝通效益的氛圍中產生。而如實記錄唐太宗與群臣間互動，並顯現為人處世智慧風範，至今仍不失其精銳價值的書，就是唐朝史官吳兢所著的「貞觀政要」一書。

吳兢是什麼人呢？他是唐中宗、唐玄宗時的史官。他根據史料，將唐太宗與群臣間的言行、互動如實紀錄下來，寫成「貞觀政要」，進獻給唐中宗與唐玄宗。希望唐太宗查賢納諫、知人善任的美德，能對唐中宗與唐玄宗有所啟發。

有一些史學研究者認為，如果沒有魏徵，就可能沒有唐太宗的「貞觀之治」。這樣的說法，或許太過溢美一人」的力量，而忽略客觀的環境。但從「貞觀政要」所顯現的人智互動以及領導哲學，在我們這個「自以為是」，卻又到處顯現愚昧、無知的現代社會，仍具相當參考價值。

這是一個強調「競爭力」的時代，很多機關、團體、公司行號，無不亟亟外求成長、效率，但內部文化卻是一團糟，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關係粗糙、漫不經心，如此，強調所謂「競爭力」，根本就是緣木求魚。改革之道無他，不過用心罷了，如真要建構一個戰鬥力強，向心力足的內部文化，不妨先從細細品味「唐太宗 match 魏徵」，領略人際的細緻之美開始吧！



目錄

導讀	2
貞觀政要 第一卷	9
論君道第一	10
論政體第二	17
貞觀政要 第二卷	27
論任賢第三	28
論求諫第四	40
論納諫第五	47
論直諫	54
貞觀政要 第三卷	67
論君臣鑒戒第六	68
論擇官第七	77



論封建第八	86
貞觀政要 第四卷	95
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96
論尊敬師傅第十	100
論教戒太子諸王第十一	106
論規諫太子第十二	113
貞觀政要 第五卷	121
論仁義第十三	122
論忠義第十四	124
論孝友第十五	133
論公平第十六	135
論誠信第十七	152
貞觀政要 第六卷	157
論謙讓第十九	158
論仁惻第二十	163



慎所好第二十一	165
慎言語第二十二	167
杜讒邪第二十三	170
論悔過第二十四	173
論奢縱第二十五	178
論貪鄙第二十六	180
貞觀政要 第七卷	184
崇儒學第二十七	187
論文史第二十八	188
論禮樂第二十九	192
貞觀政要 第八卷	195
論務農第三十	205
論刑法第三十一	206
論赦令第三十二	209
論貢賦第三十三	219



論貢賦第三十三	221
辯興亡第三十四	224
貞觀政要 第九卷	227
議征伐第三十五	228
議安邊第三十六	243
貞觀政要 第十卷	253
論行幸第三十七	254
論畋獵第三十八	258
論災祥第三十九	263
論慎終第四十	270
讀後隨筆之一	284
讀後隨筆之二	286



貞觀政要 第一卷





論君道第一

則智者盡量發揮智謀，勇者能竭盡他的力量，仁者能播施他的恩惠，信者能貢獻他的忠心，文武百官爭相為國奔走效力，君臣間相安無事，能盡情享受逸遊樂趣，無為而治，不言而化。

貞觀初年，唐太宗告訴侍臣說：「要成為仁君的要領，必須先存養百姓使其生活安定，若是剝削人民利益以求自我享受，則如同割腿上的肉來充飢，吃飽了也身亡了。若想安定天下必須先端正自身，沒有身體挺直而影子卻歪斜，在上位者安治以理而人民卻起而作亂的道理。我常以為對自己造成最大傷害的，往往不是因外物而起，而是由於放縱情慾以招致禍害的，若沉溺於口腹之慾，縱情於聲色犬馬之樂，慾望既多了，所招致的禍害也很大，既妨礙政事的推動，也擾亂生民。倘若說出不合理的言論，導致萬眾解體，人心背離，且怨聲載道，叛亂騷起。我每念及此，便不敢放縱自己。」

諫議大夫魏徵回答說：「以前賢明的君主，近從本身的修養做起，所以能遠離物慾的誘惑，體察其他萬物。昔日楚王聘用隱者詹何，問他治國的道理是什麼？詹何回答『修身之術』，楚王仍未領悟，再問道：『如何治理國家呢？』詹何回答：『沒有聽過君王修身



律已而卻使天下大亂的。」，陛下所說明的道理，與前人的說法實無二致呀！」

貞觀二年，唐太宗問魏徵：「如何才稱為明君、昏君？」魏徵說：「賢明之君廣納各方諫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若只聽片面之辭則不易辨識真象而被蒙蔽。詩經上說：『為人君者應廣泛聽取意見，即使意見來自樵夫也不要放過！』堯舜時天下安治，由於『管道通暢，廣開各方的視聽』，所以消息靈通，聖明之理無所不照，像共工和鯀這類的人不能蔽塞明君，言行不一致的事也不能迷惑明主。秦二世胡亥常居深宮，將自己孤立起來，與民隔絕，只信任奸臣趙高，等天下已大亂還不知！梁武帝偏信奸臣朱异，到了侯景叛變攻入宮闕，竟然毫不知情。隋煬帝偏信內史侍郎虞世基，待叛賊攻打各郡時，也不得而知。所以為人君者應不分貴賤兼採各方之言，則權貴之臣不得壅塞視聽，使民情輿論得以上達。」太宗對魏徵的諫言，大為讚賞。

貞觀十年，太宗對侍臣說：「成就帝王之大業，是開創困難還是守成難呢？」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回答：「天下局勢未定之時，群雄爭相起兵，攻破敵人使之投降，戰勝克敵才能立於不敗，由此看來，創業較為困難。」魏徵回答說：「帝王的興起，必定承接衰亂，推翻前朝的腐敗，使人心歸向，四夷歸附，此為天命轉授於人，而承天景命，依從正道，並不是困難的，然而在得到天下之後，即鬆懈鬥志，耽於逸樂，人民想要休養生息，勞役卻永無停止；百姓困窮疲憊，但奢侈的事務沒有停息，國家的衰亡即由此產生，以此而



言，守成比較難。」太宗說：「房玄齡以前和我南征北討平定天下，出生入死吃盡了苦頭，所以格外了解開創大業的困難。魏徵輔佐我治理天下，深恐驕縱逸樂會導致危亡，所以認為守成較難。而今開創時局的艱難已成過去，如何堅守基業，當和各位大臣謹慎籌劃才是。」

貞觀十一年，特進官魏徵上奏說：「我從歷史興衰替代的演變來看，承受天命，接續王者之運，支配四方豪傑而控有大者，都是希望能積厚德以配享於天地，與日月同光，世世代代相傳久遠；然而能堅持到底，留名青史者，卻寥寥可數且相繼敗亡，是什麼道理呢？探求其因都是為政者失其德！商紂滅亡的例證不遠，可引以為戒。」

以前隋代統一天下，兵強馬壯三十多年，政令所及之處，四夷懾服；一旦舉兵討伐，則棄械而逃，立即為他人所取代。那隋煬帝豈是不想安治天下，不願國祚久長，而故意倒行逆施以自取滅亡？他仗恃著國富兵強，而不知深憂遠慮，驅使天下以滿足個人的慾望，極盡萬物以自我享受，挑選國中的子女，征用四夷的珍品、深宮上苑、舞榭歌臺極盡雕飾之能事，服不完的勞役，永無休止的征戰，外患頻仍，國內險象叢生；奸佞之臣從中獲利，賢良忠臣無法自保，上下交相蒙騙，君臣相互阻隔；百姓不堪其苦，起而抗命，國土分崩離析，而一國之君竟喪命於武夫之手，致使子孫滅絕，為天下人所恥笑，豈不令人悲痛嗎？聖哲乘機而起，挺身以拯救生民於危難，挽救天下於既倒，短期之內即能重整政



綱，肅清動亂，攘外安內，恢復秩序，不久之後，即能使暴民不再為惡，化民為善，不再動用刑罰。

現在，宮室臺榭足夠居住，珍奇異玩也應俱全，嬪妃淑女無不服侍於側，四海九州也已臣服！若能明察前代敗亡的原因，當成自己借鏡，日日謹慎，不敢懈怠；丟棄珠寶與華服，燒毀富麗堂皇的宮殿；在峻偉的殿堂中保持憂患意識，在卑小的宮室裡亦能處之泰然；則必能潛移默化，遠到無為而治的境界，此乃最高貴的德操。若是成功不毀損，留用那些舊物，取消不急之務，再三節儉自奉；住在雜有茅茨土階的宮殿之中，役使人民不壓榨其勞力，則百姓必然心悅誠服；居住安逸時，能感念勞動者的辛勤，那麼人民必定樂於歸附，承受陛下的德澤而成性，這是次等的德。若是國君不體念百姓，不貫徹始終；忘卻開創時的艱苦，自認天命神授；忽視了勤儉之德，而追求宮室之美；以原有的基礎而加以擴充和雕飾，不知滿足。人民不見君王之德，只見繁雜的勞役，這是等而下之！就如同用乾燥的柴救火，以滾燙的水停止沸騰，以殘暴來代替賊亂，則和動亂同名，不足以效法，後代子孫有何足觀的呢？

凡事無可取必有怨生，人怨則神怒，神怒則造成天災，災害產生後勢必引致亂起；在亂世中能保住名節者太少了。順應天命以定天下之後，將能穩固七百年之基業，傳給世世代代子孫。得天下難而亡國易，能不常加體念嗎？」



同月，魏徵又上疏奏曰：臣聽說要樹木繁密高大，必須鞏固其根，要河流長遠，必須疏濬其源流，想要國家安定者，必定要積道德仁義。源流不濬深卻希望水流長遠，根底不鞏固，卻希望樹長得高大；德澤不深厚卻想要國家長治久安，臣雖愚昧，卻知道是絕不可能做到，更何況是明智先哲呢？國君位居帝王的重任，為天地間四大之一，將使自己如天一般的高峻偉大，永遠保有無窮的福祉。若不居安思危，以儉約戒除奢侈，不以仁厚修養德行，不能以情感抑制欲望，這就好比砍伐樹根以求樹木茂盛，堵塞源流而冀望水流長遠！

歷代所有的君主，承受上天使命而統御天下，無不時時刻刻存著憂患意識，念茲在茲，而使道德顯著，但功成後德業就衰微了；有好的開始的帝王很多，但能堅守原則、貫徹到底的帝王卻少，難道是進取容易，而守成不易嗎？從前取得天下很容易而又有餘力，現在守住大業卻感到力量不足，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在艱困之時必竭盡誠意地對待下屬，既而得志後，便放縱情欲傲氣凌人。若竭誠待人，即使北胡、南越如此疏遠的人也能融為一體，若傲氣凌人，就是親骨肉也會變成陌生人。即使用嚴刑來督責，用威怒震嚇，終究只是心存苟且免於觸犯刑罰，而不能懷仁德之心，外表恭順，但內心不服從。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是在於人；人民如水，君王如舟，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應當格外謹慎哪！就如以腐朽的繩索來駕馭狂奔的馬車，豈能疏忽？



為人君若有所欲求時，就該以知足自我警惕；將有所作為時，就應適可而止以安定人民生活；想到位高勢危就應以謙虛的胸懷修養自己德行；懼怕自滿驕盈，就應想到像江海居下而能容納眾流；喜愛遊樂打獵，應學習前賢收獵時，包圍三面網開一路；惟恐鬆懈怠惰，就應想到如何貫徹始終；憂慮被蒙蔽，就該想到虛心接納臣下的諫言；擔心姦邪讒言，就該端正自己以黜惡；恩澤所加則應想到不可因個人的喜好而濫加獎賞；加罰於人，應想到不要因一時憤怒而濫施刑罰。綜合上面十種內省功夫，以發揚九種美德，遴選能幹的人才而任用，選擇善言而實行。則智者盡量發揮智謀，勇者能竭盡他的力量，仁者能播施他的恩惠，信者能貢獻他的忠心，文武百官爭相為國奔走效力，君臣間相安無事，能盡情享受逸遊樂趣，可以修養如王子喬、赤松子般的高壽，無為而治，不言而喻。何必勞神苦思，代替屬下處理事務，役使聰明的耳目，虧損無為的大道呢？

太宗親筆下詔回答：「朕知道公屢次上疏，均極忠貞，言辭懇切，常令我不忍釋手，以至深夜，而不覺疲倦。若不是公憂心國事如此深切，喻以大義，怎能以良好規劃來指示，以匡扶朕的不及！

朕聽說晉武帝自從征服了吳國後，極盡奢華逸樂，不再力求政事精進。他的太傅何曾某日退朝後，告訴兒子何劭說：『每回我觀見皇上，不見談論治國大計，只說些家常話，這無法將福祚傳給後世子孫，你們或可倖免大難。』指著子孫們說：『你們必定遭遇大